



长江行吟：在芜湖触摸历史与未来的脉搏

■ 刘斌（安徽）

滚滚东流，浩浩汤汤，奔腾不息的长江波浪里藏着我无尽的乡愁。幼时，我在漳河边追逐晚霞，泥沙裹着脚丫，河流蜿蜒着流向远方，总以为那便是世界的尽头。后来我远赴东北军营，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风雪中站岗放哨，望见冰封的江面，才惊觉儿时嬉水的漳河，早已汇入长江的血脉。那浩荡奔涌的江水，奔涌着我与故土的无声羁绊，藏着我最深情的守望与眷恋。

近日，我随芜湖市作家协会采风团溯江而行。我们驱车向北驶向芜湖三桥，车窗外江水奔涌，货轮破浪疾驰。不过一小时，车抵鸠江区二坝镇管村。漫步在惠生联圩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色映入眼帘。阡陌纵横，麦浪翻滚，鸟鸣清脆，农人躬耕的身影，仿佛在与长江进行着默契的交流。回溯千年，芜湖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节点，三国时期东吴的造船基地，见证着纷争与统一。宋代，芜湖成为全国著名的米市，“堆则如山，销则如江”，长江的水运优势让芜湖的米粮远销四方。而惠生堤的故事，更是近代芜

湖人民不屈精神的写照。

1943 年，抗日硝烟中，皖中行署主任吕惠生同志临危受命，组织领导民众，历时近半年，于 1944 年 5 月筑就这“一线单堤，七邑生命”的屏障（原名黄丝滩江堤）。其功绩彪炳史册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曾以长篇报道颂扬，堤亦因之命名。如今，惠生联圩紧邻大龙湾，隔江望主城，是芜湖“跨江联动、拥江发展”的未来生命岸线。规划以“最小干预、完整风貌、精致系统、精准利用”为理念，着力打造与十里江湾呼应的生态公园，孕育都市观光休闲的新品牌。

从惠生联圩步行至蛟矶庙，我脑海中曾无数次想象那临江而立的峭壁，宛如巨龙探入江中，气势磅礴。亲临这座香火旺盛的古庙，屋檐下的铜铃铛在风中叮叮当当地摇晃，斑驳的梁柱上红漆已褪色。一位住持接待了我们，给我们讲起关于蛟矶的传说。萧云从的《灵泽矾图》即是当年蛟矶在江心的模样。元代欧阳玄当芜湖县尹时，写过“银涛堆里屋岩峭”。蛟矶庙流传着刘备与孙尚香凄婉传说，那一场乱世联盟

催生的情愫，终在政治漩涡与生死误判中，以孙尚香的决绝投江，谱成一曲悲怆的绝唱。

蛟矶庙外便是“网红沙滩”。江水奔腾不息，激起千堆雪浪。徜徉在柳林中，隔江远眺林立的高楼，听涛声拍岸，忽然觉得江水的神奇——它奔流了千年，冲散了多少人与事，又把多少故事沉淀于岸边，如沙粒般存留下来。从春秋时期的鸠兹古国，到明清时期的浆染业中心，再到近代芜湖开埠通商，成为长江沿岸重要的通商口岸，芜湖在时代浪潮中蝶变。

午后的裕溪河岸边，对岸的四褐山依稀映入眼帘。遥想东吴水师曾于此操练，浪花拍打着船舷，恰似历史的回响在裕溪河边低吟。裕溪口，因裕溪河与长江交汇而得名，自古兵家必争，典籍如《水经注》《全唐诗》皆有载。1933 年淮南铁路通车，其南端终点站及小码头的开通，使之成为皖北、皖中货物中转枢纽，商贾云集，集镇渐兴。阳光炽烈地镀在裕溪老街上，时间突然慢了下来，连风也放缓了脚步。

漫步于裕溪老街，我们仿佛穿越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。老火车站、裕淮饭店、裕春照相馆、老旅馆……老字号招牌在风中轻晃，江淮港区宿舍楼群墙面斑驳、藤蔓攀爬，透着质朴坚韧的岁月质感。裕溪老街褪尽了喧嚣，沉淀为一位阅尽沧桑的长者，见证着曾经的过往。

在裕溪口的历史深处，还埋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。1940 年，当地民众自发组织抗日力量，在裕溪河沿岸与日寇展开激烈战斗，利用老街的街巷地形，巧妙地与敌人周旋，他们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着这片土地，如今，虽然战火的痕迹已逐渐被岁月抚平，但那份不屈的精神永远镌刻在裕溪口的一砖一瓦之间。

裕溪口东站附近，一座斑驳陆离灰砖小屋安静伫立，门楣上悬挂着一块略显陈旧的匾额，白底黑字写着“裕溪口东站退休工人活动室”。门开着，屋内几位老人正围坐着聊天。一位面容和蔼的大爷看见我们，笑脸相迎。身边的文友指着门匾问他：“您知道这块匾上的题字是什么时候写的？”大爷追

忆道：“这得有好些年咯，估计是 90 年代写的。以前这里很热闹，淮南铁路通了后，这儿是终点站，汽笛声没断过。现在时代变了，新的运输方式起来了。虽然这房子很破旧了，但我和老同事们还是喜欢在这里聚聚。”

锈迹斑驳的铁轨如两条沉睡的长龙，延伸向远方，如一条通往记忆深处的时光隧道。从蒸汽机车的轰鸣，到高铁时代的飞速发展，裕溪口东站见证了中国铁路运输的巨大变革，它不仅是交通发展的缩影，更是芜湖奋斗历程的见证者。

返程时，江面货轮的剪影在粼粼波光中缓缓移动。落日如晖，鸥鹭低翔，芦荻轻飏，微风和畅。从长江亘古不息的奔流，到芜湖跨江发展的壮阔蓝图；从惠生堤的生态守护，到蛟矶滩的文化遗产；从裕溪老街的沧桑沉淀，到铁轨的时光印记——这座城市始终与江水同频共振。芜湖，这座依长江而生、因长江而兴的城市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断汲取长江的滋养，传承千年的文化底蕴，以创新进取的精神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篇章。

放飞的白鸽

■ 刘光华（安徽）

今天午后和小外孙女在猜谜语玩，猜到有关白鸽的谜语时，却让我沉浸在关于一只鸽子的往事中。

清晰地记得那是好几年前的一天，乡下亲戚送了一只脚趾和羽翼都受了伤的鸽子来，说是让我喂了吃大补哩！我接过来仔细端详：发现是一只套着脚环的信鸽，灰白相间的羽毛，圆溜溜的小眼睛转个不停。知道非常有价值，不忍伤它性命，便将它放入家里的一只木板匣里任其自由，又找了两个最小的碗另放入清水、小米、高粱等杂粮供它养息。它睁着圆溜溜的两只小眼睛，眼睛就那么跟着我的身影来回转动着，还时不时的啄食喝水。

到了晚间，我把它脚环上的数字抄下来，让儿子上网查了一下，竟然还是内蒙

地区的信鸽，是什么原因让它千里迢迢从内蒙古流落到皖东的一个小县城？它究竟遭遇了什么？为什么翅膀和脚趾都会受伤？亦或与它的伙伴执行什么任务走散而遭受伤害？还是体力不支，（查证说是一只生长 5 年的信鸽）鸽子的主人，该是如何的想念……。诸多的疑问让我不得释怀。我让儿子把它脚环上的号码登录在网上，希望鸽主发现后可领回去。谁知一连盼了十多天竟杳无音信。在这期间鸽子自由的进出不受任何干扰，脚趾和羽翼上的伤也渐愈合。有时还一跳一跳地到我的面前来，亮晶晶的小眼睛不断的转动看着我，好像是想告诉我它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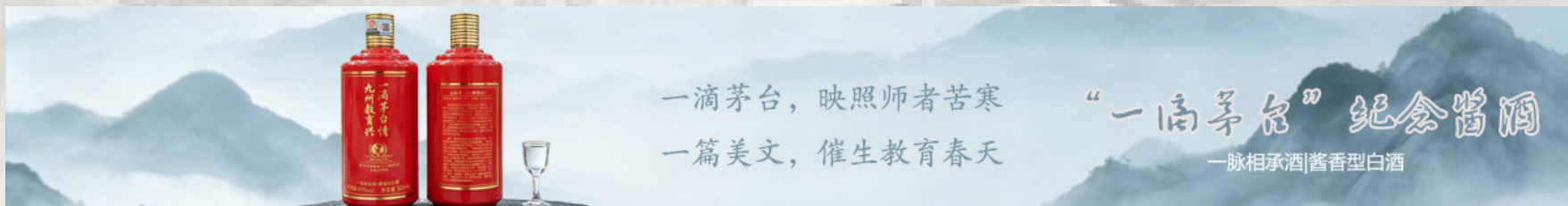
终于有一天，它飞走啦，连着三天没见它归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着它啦，虽然惆

悵失望思念，又想它是一只信鸽，它终究有它的责任，终究是要飞上蓝天的！正在宽慰着自己呢，谁知到了第四天，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它又回来了，站在院里对我咕咕地欢叫着，见我近前既不躲也不闪。我欣喜若狂，将它托在掌心仔细端详，看到它的脚环时，心中想着：何不写张纸条放入脚环内，若是落入谁家，叫他人好生爱护这小精灵才是。找来纸笔，说明了鸽子的来历及我的用心，又写下我的电话号码一并放入。仔细将脚环套好妥贴后放开它，它那明亮而又神采奕奕的小眼睛看着我，如此深情而充满着眷恋，然后围着我转了几圈，又咕咕地叫了几声，应该是和我告别的吧？在院子的上方盘旋了一番，小白鸽最终飞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

一开始想念的紧，每天都会想着它飞到什么地方了呢，到了晚上它有没有歇脚的地方，它会不会回到它几千里外的家乡去呢？内蒙古千里迢迢长路漫漫，它怎么返回呢？但每天忙忙碌碌，虽偶尔想起，也将此事渐渐的淡忘。大约过了有两个多月吧，我和妹妹正在大姐家闲聊，一个外地电话打入，一个陌生的声音问我：“你家养鸽子吗？”我说我从来不养鸽子，你打错电话了，话音刚落，猛然想起飞走的那只白鸽，正想问呢，那边又说到：“我家飞来一只鸽子，上面有你的电话号码和姓名，搞错了吗？”我惊讶万分，原来那只飞走的白鸽，还平安地活着。仔细交谈中，才知小伙子姓许，四川成都人，夫妻俩都在上海一家驻外事办工作，喜养

鸽子及金鱼。电话中说这只鸽子飞到他家再不走啦。我想：长期旅途中的孤独，它肯定也渴望有个温暖安定的居所吧？一定也渴望着与它的同类相聚相依共享蓝天碧水吧？小伙子再三说“阿姨您放心吧，我家有六十只鸽子，我一定会好好待它的，您就别挂念它了。”

以后和这位许姓小伙子断断续续联系了几次，他总是说小白鸽挺好。渐渐地也就且行且远了！偶然也会想起，淡淡的思念让我心惆怅而已。但是今天中午和小孙女猜谜语，却有一种强烈地冲动，想把这个完全真实的故事说出来，也不失为我人生旅途中一个小小的插曲吧！



一滴茅台，映照师者苦寒
一篇美文，催生教育春天

“一滴茅台”纪念酱酒
一脉相承酒|酱香型白酒